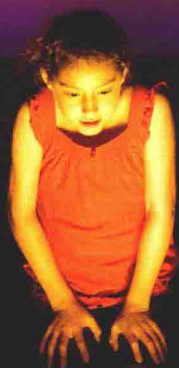


我一直对自己说，这个世界还有很多爱

寻找光的小女孩

[法] 希里尔·马萨霍托 著

梁若瑜 译



北京日报出版社

寻找光的小女孩

[法] 希里尔·马萨霍托 著

梁若瑜 译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寻找光的小女孩 / (法) 马萨霍托著; 梁若瑜译.
— 北京: 北京日报出版社, 2016.6
ISBN 978-7-5477-2103-2

I. ①寻… II. ①马… ②梁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法国—现代 IV. ①I565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6) 第 105653 号

版权登记号: 01-2016-3665

LA PETITE FILLE QUI AIMAIT LA LUMIERE by Cyril Massarotto
Copyright © XO Editions 2011. All rights reserved.

寻找光的小女孩

出版发行: 北京日报出版社

地 址: 北京市东城区东单三条 8-16 号东方广场东配楼四层

邮 编: 100005

电 话: 发行部: (010) 65255876

总编室: (010) 65252135

印 刷: 东莞市信誉印刷有限公司

经 销: 各地新华书店

版 次: 2016 年 6 月第 1 版

2016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开 本: 880 毫米 × 1230 毫米 1/32

印 张: 8

字 数: 80 千字

定 价: 34.80 元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, 未经许可, 不得转载

目
录

1

恐惧

1 5

光儿

2 7

安心和填饱肚子

4 3

单词和名字

5 3

还有那痛恨我们的大雨

5 9

梦境

7 3

战后的清单

8 1

爱、希望与认命

9 1

清理过的房子

1 0 1

最美妙的声音

1 0 9

希望

1 2 1

爷爷

1 2 9

孤注一掷

1 4 7

外面

1 6 5

致幸存者

1 7 5

正常的生活

1 8 5

生日

1 9 9

死者

2 1 3

警报

2 2 5

光芒乍现

2 3 5

结束

2 4 3

尾声

恐
惧

脏兮兮的小小身躯，蜷躺在废物堆中。我透过窗板的缝隙，观察了那尸体好几分钟，乃至好几个钟头——我已经没有时间概念了。就在尸体那只裸露的脚旁边，垃圾动了一下，我起先以为是老鼠，或是一阵我没听到的风——这些年，我的听力愈来愈差。我拿起眼镜，戴到鼻梁上。天色渐渐昏暗，但我再度看到有动静：尸体的另一条腿，也就是穿着脏鞋子的那条腿，在废物堆中移动了。我的心揪了起来。那孩子露出来了脸，还露出一头沾着血块的长发。是个小丫头。

一个活生生的小丫头，或至少，她还没死。

我静静地等待。

我不知道该如何是好。这座城市已经死了那么久，她怎么有办法一路来到这里，来到市中心？难道她漫无目的地爬行，最后才来到距离我家几公尺的这里？我很害怕：说不定是那种

人故意把她丢在这里，说不定他们在暮色中虎视眈眈，等着毫无防御能力的我自己出来，那么，他们一定会杀了我。

她呻吟了一声，仿佛一道闪电划过心头——我幻想她是我的小莉莎，伤痕累累躺在那里，只能靠我去救她。我的心肝莉莎，我的宝贝莉莎呀。我决定把恐惧抛到脑后，悄悄打开大门的三道锁和两条门闩。然后我深深吸了一口气，从仅可容身的狭窄门缝钻到外面来。

我在屋外才走了两步路，恐惧便袭上心头：我和那小女孩的距离只有约莫十五公尺，脑海里却浮现最惨绝人寰的画面——包括我自己看过的画面，还有最初，仍有无无线电广播时，听人讲过的画面。我仿佛能想见自己受尽他们极尽所能的凌虐，在他们手上断送此生。我加快脚步，好像甚至还跑了起来。

好不容易来到她身旁，我弯下身子想抱起她，忽然感觉自己的腰闪到了。

有那么一瞬间，我以为自己会就这么蹲着，手上抱着小女孩瘦弱的身躯，一直卡在这里。于是我聚集全身的力气，猛一用力，把她从废物堆中抽离出来。我腰杆子瞬间痛得锥心刺骨，痛楚来得又急又快，叫人难以忍受，逼迫我发出一声沉重又惊心动魄的号叫，连我自己听了都吓一跳，那简直就是个垂死老骨头的哀号。

直到耳边听到一声奇怪叫声，小女孩才睁开眼睛。几秒钟前，把她捧起来的那双手，确实把她从黑暗深渊中拉出来，但直到这一声叫喊，她才真正恢复意识。起先，她不明白自己所看到的：天色暗了，她的头轻微摆动着，然而她明明很确定自己没有移动的力气。接着，画面逐渐清晰：有一个肩膀、一个脖子，和一个头，但角度是由下往上看。这三样东西都特别特别大。一阵惊恐从心底蹿起，她赶紧闭上眼睛再重新睁大，发现自己此刻是倚贴着一片胸膛，上方有一把如错综复杂的荆棘般浓密的大胡子，是某个人或某个东西正一面把她抱在怀里，一面喘着大气。这种野兽般的喘息，把小女孩吓坏了。她开始隐约猜出发生了什么事。

她感觉到停了三四次，宛如在登阶梯，又听到一只脚踢开一扇嘎吱作响的门，接着整个大身躯转过来以反方向前进，门喀啦一声关上。她似乎来到一间屋子，但四周依然一片黑暗：没有火，也没有灯。小女孩感觉自己全身血液仿佛凝结，因为她知道自己身在何处了：这里是妖怪巨人的家。

妖怪巨人把她轻轻放在某种柔软又舒服的东西上，再回去把门上锁。她成了俘虏。他像头野兽，依然喘着大气。小女孩从来没见过妖怪巨人，但底下的某些小孩曾或近或远、或多

或少见过他。某天早上，在地面上，他曾试图擒抓他们其中一人，那小男孩差点就被抓走了，他吓得魂不附体，接连好几个星期不肯再出来。妖怪巨人家的四周是禁区，但有些人说自己清晨天亮时曾试着靠近过：他们看到院子里并排放了好几具人骨骷髅。

初次发现妖怪巨人的踪影，是许多年前，战乱刚起的时候。年纪最大的三个孩子，早上睡觉前，经常会说起这个高大魁梧的老人的事。他头发很长，大胡子乱糟糟的。某天夜里，他们看到他大咧咧走在马路中央——光是这一点就令人啧啧称奇：这表示妖怪巨人不怕那种人，因为他居然连躲都不躲——手上捧着一个全身血淋淋的小女孩的遗体。他们偷偷尾随他，亲眼看到妖怪巨人不时停下来，发出几声号叫，把脸埋进遗体，吮饮她的血。很小的时候，这传说让她心里有点毛毛的，但如今，她心想与其落入暴虐残酷的那种人手中，或许还不如被这个老妖怪巨人带走。她深知，那种人对所有的人都会做出很恐怖的事情，对小女孩更是心狠手辣：如果遇到小女孩，他们会慢慢玩弄。每当大孩子们讲起这类事情，她总会捂住耳朵，光是看他们的手势，似乎就看到了许多件一个小女孩原本不该知道的事情。

奇怪的是，因为太害怕那种人，她现在反而比较不那么害怕妖怪巨人。小女孩心情平静地期盼自己的血可以很快被喝光，她就能迅速死去，不用受太多苦。

当然，如果能够选择，她还是宁可活着，但她实在太虚弱了，根本不可能逃走或以任何方式抵抗。她很认命，原本打算逆来顺受，忽然内心深处有个小齿轮转动了。这个小构造，带动另一个构造，它又再带动别的构造——这一连串奇特的机制运转下，孕育出一个微妙的东西：希望。

也说不上来为什么，但小女孩开始暗自期盼妖怪巨人不是坏人。她很纳闷自己为什么有这种想法，后来才发现，是因为她从自己所躺的沙发上，闻到一股美妙的花香：一个妖怪巨人的家里居然这么好闻，未免太奇怪了。再说，从来就没有谁是好闻的，从来没有，说不定只有她除外，但只“好闻”过几个钟头，而且那是好久以前的事了。小女孩以前经常在漫漫长夜里，被逼着外出搜刮东西。某次，她在一栋大楼的瓦砾堆中，找到一支装着黄色液体的小管瓶，打开塑胶盖子后，她头一次闻到一股很神奇的味道，想必是天堂的气味吧——也就是她父母亲如今所在的地方的气味。她把这项发现告诉其他孩子，有个十三岁的大孩子教他们这东西叫香水，以前，妈妈们用来擦

在头发和耳后，让自己闻起来香香的。小女孩把整瓶液体倒在自己头发上，一整天闻起来都很浓郁且很香，后来到了晚上气味就消失了，她一直不明白为什么。

她把头稍微侧偏，想更仔细地闻一闻抱枕上的气味。刹那间，她回想起妖怪巨人把她抱在怀里时，她也曾从他的胡子闻到过相同的奇妙气味。一个妖怪巨人绝对不会闻起来这么香，她很确定。如果她的直觉是对的呢？如果这妖怪巨人，其实只是个身材高大、披头散发且有着一脸杂乱大胡子的老人呢？

妖怪巨人回到她身旁，站着端详了她一会儿，随即又离去。她看不到他，但每一秒都知道他正在做什么：先是远去的脚步声，水从细长瓶颈流出来断断续续而闷稳的声音，然后是回来的脚步声、在近处点起打火机的擦石声，以及油芯燃烧起来所发出的典型而让人安心的声音。

小女孩最爱的东西，莫过于光亮，连某些孩子找到带回来的食物或玩具都比不上。漆黑会令她紧张，然而她明明已经不小了——她感觉自己已经十岁，或快要十岁了。在底下，和她同龄的女孩早就什么都不怕了，但她没办法。虽然她的记忆里只有底下，和底下几乎无所不在的黑暗，但她很怕黑。所以她每次出来搜刮物品，绝大多数的时间都用来寻找能照明的东

西，而不是寻找食物。她因此被毒打了不知多少回，最后一次，就是昨夜的那次。

一块湿润的布料放在小女孩额头上，把她吓了一跳。

“别怕……你好烫，得让你退烧才行。”

他的声音很奇特，很粗又低沉，她从来没听过这样的声音。她很错愕，再度感到恐惧席卷而来。

“只好把我仅剩的药给你了……”

然而，声音不只低沉，也很温柔且温暖。就像香水一样。

等他坐到她身旁，油灯照亮了他，小女孩终于看清他的长相了。

是个老人。

妖怪巨人果然是个老人。她从来没见过真正的老人。当然，他们经常会发现很多年长者的照片和图片，她知道老人是什么模样——就像她也知道那种人是什么模样一样。但现在居然亲眼见到一位老人家，还这么近距离……感觉真的很奇怪。底下年纪最大的孩子伍拉狄米，也才不过十九岁而已——至少他是这么说的，因为十八岁的那几个人怀疑他为了当老大而撒谎。她唯一看过的大人，是个已经死掉的人：是个那种人，他自己一个人闯得太深了，大孩子们对他下手可一点也没留情。

这个老人和其他人都不一样，和伍拉狄米、那种人和图片上的老人等等都不一样，但他不是什么妖怪。他确实很高大，不像孩子们传说中的那么巨大，但还是很高大。而且，他看起来很强壮，并不是因为他很肥胖，或特别有肌肉，而是他散发出一种浓浓的力量感。他的手臂和肩膀就像老树的枝干般厚实而粗壮。

老人的模样就是这样，像某夜小女孩见过的烧焦的大树。那一夜的满月很明亮，宛如海蓝色的太阳。那是她少数几次去这座城市的另一头，那边的一切早已死绝了。

老人的脸看起来也像烧焦了。他的褐色皮肤宛如旱季大地般皴裂，好几道深深的沟痕交错着，尤其在额头上和眼睛四周。那浓密的胡子，小女孩原本以为是灰色的，其实已经几近白色，遮住了他整个下半张脸。他宛如刷子般的长眉毛，颜色也很淡，不过仍较偏向灰色。头发所剩无多，鼻子既尖又厚，令小女孩印象深刻。鼻子很抢眼，又高又长的耳朵也是。

说到底，是真的：这老人长得很像个妖怪巨人。

他把一只手伸到小女孩的脖子下面，轻柔地把她的头托起来，再用另一只手把两颗胶囊放进她嘴里，喂她喝了几口出奇

清净的水。

“你饿吗？”她好想马上点头，以便充分表达这份已经折磨了她好几天的饥饿感——其实根本是长久以来都挥之不去的感受。然而她实在太虚弱，动作缓慢沉重无比，她很担心老人不明白她的意思。所以她努力想坐起来，结果眼前的小黑影愈来愈密布，直到变成一片漆黑。

那可怜的小丫头累坏了。她连回答我的力气都没有，直接头倒在我手心里睡着了。她浮肿的脸颜色泛黄，某些地方还青一块紫一块。我尽量小心翼翼地用一个抱枕取代我的手，然后拿了一条我平常用来盖腿的格子毛毯覆盖在她虚弱的身体上。我很后悔没先拿厚棉被垫着沙发，再让小丫头躺上去，因为污垢和血渍一定会弄脏我的抱枕。

一直到睡觉前，我都因此闷闷不乐。

爬上楼时，我的背再度疼痛起来。也难怪了，这是意料中的事呀！随着年纪愈来愈大，我学到的教训愈来愈多，其中包括这一课：过了一定的年纪后，每次花力气，哪怕只是一下子，就注定要带来顽固持久的痛楚。

在这太漫长的一生当中，我记得很多事情——我的第一台脚踏车、儿子的诞生；一切由它开始也由它结束的那个雨天、我的莉莎的死。可是，在这一切的记忆当中，有一道光芒特别照亮了某个特殊的日子：我成了个老头子的那一天。

那一天爬楼梯时，我比平常都觉得更艰辛吃力，只好把两只脚都放在每一阶上。判决已无可逆转，事实摆在眼前：今后我就是个老人。以前，奇数阶梯由右脚负责，左脚负责偶数阶梯。然而，自从这沉痛的一天以后：第一阶，右脚，再左脚；第二

阶，右脚，再左脚；如此类推，直到最顶。依照世界的定律，只要老了，凡事都要花双倍的时间，行动的速度会减半，可是如果每爬一阶梯还必须两只脚都放，那么爬楼梯就必须花去四倍的时间。仔细想想，真不公平：大好人生摆在眼前时，做起事来，神速无比；来日无多时，却只能用慢动作，看着仅存的时光溜走。

要是早知道，我一定会当个懒惰的年轻人，或许就能省下一些体力，留着攀爬每晚上床睡觉前所需先登上的这喜马拉雅山般的楼梯。该死的背，根本是个连站都快站不住的该死臭皮囊。

躺下来会比较好，好一点点而已。我躺在床上，想来想去都是同一些问题：该拿小女孩怎么办？她是什么人？是否值得为她消耗我的药品，和使自己身陷险境？而且重点是，她怎么有办法出现在这里？我已经四年多没见过也没听过任何活人了。上一次，也是个孩子，那次是个小男孩。我是最近一次出去时遇见他的，那天晚上，迫于必须，我鼓起勇气出去寻找电池——我的库存用尽了。尽管多年来已没有任何频道发出讯号，我每天早上仍会努力把整个波段仔细搜索一遍。我把搜寻范围集中在这一带豪宅最多的地方，那是较往南方的一条路段——北方，早已尽是废墟或灰烬。我满载而归，天色才正要转明，我心满意足但战战兢兢，就在到了我家巷口的时候，我